# 尺牘新鈔

一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尺牘新鈔

(一)

周亮工輯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尺牘新鈔

# 尺牘新鈔序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詞。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詞。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于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實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于江夏。亦肅恭其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于爲詩矣。劉廣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

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鑒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于心。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竝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 尺牘新鈔選例

文章一道。惟經國大業。闡性微言。日進覽觀。味等菽粟。至于文人贈答之篇。一時揮灑之製。新致宜標。陳言務去。故有一時名作。非不斐然。及乎數見。遂爾不鮮。是集不敢陳所已陳。期于見所未見。啟朝霞之燦爛。披晨蔬之芳鮮。凡經梨棗一字不登。懸之國門。羣驚�something見。

謀文無定。通變趨時。踵事而增。後來居上。每見選家搜採翰牘。上至漢京之詔令。左國之詞章。莫不收入瓊編。侈爲祕錄。止取源流之遠。何關毫素之良。是集斷自數十年以來名家。不特遠古所宗。不須贅設。即傳聞之彥。弗更遐稽。蓋以數十年間。風氣大開。闡揚不及者頗富。鄧林之名材。未經蒐採。荊山之祕寶。尚待攻求。從此輯成。自然鉅麗。古今錯雜。終覺不倫也。尺牘家言。更易蹊畦者。以其事本酬酢。辭取從臾也。夫以王李分鑣。袁徐繼響。崆峒恢體製於前。太原揚風徽於後。初成創則。漸以因陳。家守一編。遂矜絕麗。徒爲紙墨之汚。止見蕪蓁之塞。是集篇無定格。幅不同規。要於抒寫性情。標舉興會。可謂獨空前往。遊方之外者矣。

道士眠食之言。瞿曇面壁之旨。自有耑家。非關染翰。故是集概不輕入。儻或妄見飛裁。反至流爲綺語。集中尚載蓮池大師數則者。亦曰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猶之乎風華之樸茂者云耳。

聖眞淹遠。不落詮談。靜氣參求。始探奧祕。間有一二研理之家。辨析疑義。論難岐端。然一涉往復。便啟

爭凌。既有勝情。遂生掎角。於聖賢精義。亦復何有。徒使翰墨之林。爲迂腐學究之播煽而已。西銘太極之書。鵝湖鹿洞之語。具有別集。不雜是編。

自好尚波流。淫辭風煽。砥持藝苑者。自宜歸之於大雅。範之以正則。子瞻海外之文。悉抒理趣。昌黎毛穎之傳。亦秉史裁。豈可以尺牘小道。而不之繩檢也。故是集雖尚風趣。不事儒迂。凡所登選。亦必有關大道。裨益古心。不特桑濮之音。概從屏置。即月露之句。盡謝甄收。

誌別有時序之悲。言情有物華之感。即事偶然。不能冥默。茲風既扇。遂若典型。落落星霜之句。矜幷徐庾。悠悠霄壤之辭。奉爲江鮑。通體全無意義。一節亦愧雅風。是集非置不錄。即用微刪。若欲不廢寒暄。不妨別爲疑託。又何必乞靈於往牘。取辨於陳篇也哉。

啟事通懷。萬端難盡。分門別類。一節可稽。尺牘之選。往往如是。所以利淺學之漁獵。便不文之襲取也。不思一牘而中涵數事。究將依附何門。即使區別果安。豈能纖微悉合。若欲少加移就。終當恃我才思。是拙手既難全勦。巧筆又何用懸疣。不若幷渾之爲得也。且是集全爲通才而陳勝賞耳。儻欲借文淺陋。自有合俗簡編。

尺牘爲一時揮翰之文。非關著作。或興會所至。濡染逾涯。或繁贖交紛。拖沓累幅。至有名章俊語。每以一句之疵。一字之類。少爲減價者。不妨稍加刪割。要之無傷大體。

裁書見志。取喻己懷。如病者之自呻。樂者之自美。安能隔彼膜而披其衷。詎可矧他膚而附其骨。故以

此假人不能快我心以此代人不能暢人意何遜衡山之作徒涉於淫韓愈文昌之篇實緣盲廢歷稽古彥亦甚寥寥故代倩之章棄而弗錄因及擬古亦姑例置也

文人制作以詩古文爲大業尺牘家言既非吟咏之音又異縱橫之筆然綢繆雁羽多屬風人寄託瑤函類稱爾雅析唐風之正變可返漢魏宏裁推吏部之起衰便洗陳隋滯響兼以書溯鍾王晝衷李郭商宮徵奪元人之席較黑白流太傅之馨誠爲風雅至論不僅藻翰翩翩

一書之成必須博採衆家不備詎足大觀合二十二家所藏卷帙何啻汗牛充棟凡係翰牘必事甄收加以舊家祕本廢篋殘編莫不曲意搜求悉心採訪甚至友人所存往復之箋雖半紙數字亦必傾筒借錄以罄幽奇聚千腋以成裘釀衆英而爲蜜數十年間名人鉅公之構可謂侈矣猶有海內碩彥不無掛漏之嫌者以未走尺一遍檄同人故也儻不吝瓊瑤惠而錫我嗣成續集佇候好音

察萬象者非一目之明舉百鈞者非一臂之力是役也始自載陽成之隕籜余固不無微勞而分治之功亦不可沒焉人期一卷則簡別惟精卷不百篇則論衡不易芟繁標異備極苦心故某卷屬某彙訂者即載某氏於前不忘所自也

文人聚訟自古爲然尺牘紛爭於今更甚自何李倡道於前艾陳沸騰於後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譏一言之異動生牴牾論難百端至十易翰札而猶未知所底者不過爭吐筆鍔之飛翔大肆文瀾之湍激耳不知一理而兩端具足殊塗而歸旨斯同妄持偏見終類井蛙競起狂鋒究同管豹啟門戶

之漸。造水火之端。釀禍貽譏。莫此爲甚。原其所始。未嘗不可兩存而幷是也。豈不多事之甚也哉。故是集尤嚴絕之。

昔人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謂其華與實違也。今則不然。卽此筆墨之間。便徵心術之險。是以盜名巧若穿窬。衒直工同龍斷。生未謀面。忽有太史之報任安。死旣無知。纔見魯連之規樂毅。因成敗之旣定。冒涇渭之全分。鬼蜮同情。戈矛易向。流將何極。孰謂可欺。此等之篇。概不入選矣。因知是非之無定。毀譽之難明。尊己卑人。概爲刪逸。

是集非標榜之書。間有評語。或照映苦心。或闡揚逸行。多則數十言。少則一二則。期於抒其所見而止。故意之所至。不能爲五日一石。十日一水。意所不至。不盡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一人之牘。必系之一帙者。可以辨其源流。見其品第。至於次序。隨選卽登。總無定例。旣非全紀世次。有初盛中晚之分。又非編次搢紳。有通隱顯逸之別。故前後一本無心也。

雅誥初興。間有偶語。文華旣盛。漸抑單行。大略駢麗。極於齊梁。疎古全於漢宋。兩家爭喙。歷世同驅。而近者書記一流。便分歧路。全用對待。彙於四六函中。通體錯綜。收之尺牘集內。強生區別。妄晝畛封。不思上世表箋。亦以單行盡意。則今人裁答。何妨偶語抒華。盍廟堂制作。必殫雄風。而駢宕風流。兼呈麗則可也。

閨秀之篇。集中鮮載。惟顧夫人大家規範。周淑媛道韞雅風。急登數則。獲表雙奇。自餘非抒閨怨。則報

幽期、非申花月之盟、則訂香茗之約、或青樓艷質、思銜價於捉刀、或繡口令才、競託名於染黛、玉臺遙憶、終類神山翰墨、導迳徒沉慾海、故寧失之嚴、勿失之濫也、

彥和抽文心之祕、雕龍抉簡牘之精、後世言辭翰者、莫得踪其範焉、故是集卽用原文、以當弁首、無煩屬序、徒係支言、前賢明體之書、若爲今人預製、近代發函之作、先獲哲彥宣源、推是義也、豈獨一書、凡有作者、皆當定例、

# 尺牘新鈔目錄

卷之一

高攀龍．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
答吳安節年伯　答袁寧鄉　與葉同適　答劉心統侍御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與鄒荆璵
與黃鳳衢　與卞子靜　答劉念臺　與徐檢老房師
陳　衍．磐生．福建侯官人．子涓、潛潤、泳、俱有文名．大江草堂集．
與何季穆　與何彥季　與鍾儀部　與王彥升　上董夫子　與僉少卿　與鄧彰甫　答李明六
曾異撰．弗人．福建晉江人．侯官籍．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與趙十五　答曾長修書　復曾叔祈書　又　與黃東崖先生書　與卓珂月　答陳
石丈　問余希之足疾　與邱小魯　與施辰卿書　與施漁仲書
王志遠．遠亭．福建漳州人．
級鐫稿．
與徐耀玉職方　與陳眉公
曹學佺．尊生．能始．福建閩縣人．
石倉遺集．

與友　又　與徐興公　與陳開仲　又　與徐存永　答吳方伯

王　熙子雍晉庭順天宛平人

著述緣公啓

謝肇淛在杭福建閩縣人小草齋集佛

寄鄭孟麐　寄徐興公　京邸與人書

林之蕃孔碩福建侯官人

與周減齋

宋　珏比玉福建莆田人遺稿

與邦衡書

宋祖謙去損福建莆田人

與胡元潤　又　與盛丹　與胡元青　與郭去問　又　與陳章侯　與周櫟園先生共四則　與吳園次　與林鐵崖先生　與羅星子　與陳伯璣　與張子京　與王壽格先生　與黎愧曾　與吳冠五　又　與高雲客

韓廷錫晉之更名錫福建侯官人

與李明六　與友人論文　答林九還　山中寄衡之伯兄　山中答孟韓妹

王鐸．覺斯．河南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答牧齋　與質公　答玉涵　答石齋　與李君　與友

何楷．玄子．福建龍溪人．

答冒辟疆

魏裔介．貞菴．直隸栢鄉人．

與紀伯紫

楊思聖．猶龍．直隸鉅鹿人．

與紀伯紫

張如蘭．德馨．江南江寧人．官縣令．同野先生集．

與劉生

熊文舉．公遠．雪堂．江西南昌人．

與康小范　與紀伯紫　與滅齋

王士禛．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漁洋集．

與汪苕文　將出都與苕文　答陳其年　與程崑崙　復張友鴻　與顧修遠　與友　與滅齋　又
紀映鍾伯紫號戇叟江南江寧人
眞冷堂集
與周滅齋

## 卷之二

徐世溥巨源江西新建人
榆溪集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答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與錢牧齋先生書　與陳伯璣　與友人　又
宋懋澄幼清江南華亭人
九籥集
與樊一　與周五　與劉二　答蔣孝廉勸禁酒　簡袁先生　簡周先生　與鄭二　又　又　與楊大　又　又　與酒人　與洪二　與卜十　與皇甫七　與顧八　又　與吳大　戲陸三　又　與范大　與麻二　與戚五　又　又　與龐千里　與段二　與唐七　與鹿三　又　又　與荀二
顧夢游與治江南江寧人
酒隱堂集
與梅杓司　又　與龔野遺　與就園先生　與周雪客
杜濬于皇湖廣黃岡人
茶邨集
復王子一　與蔣前民　又　答某公　與范仲閭　與茅止生　答王雪蕉

金　聲．正希．嘉魚籍休寧人．
與譚友夏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與友人
莫廷韓．秋水．雲間人．
與徐麓菴　復璿敏仲　寄歐侖山　又與殷無美　與客　與王元楨　與劉與可　與黃望洲　與徐文
卿　與曹芝亭　與友人　又　又　又　又
張　風．大風．上元人．
與偶遂堂主人　與張瑤星論畫　與鄭汝器　與程幼洪
陳　翰．字克張．長樂人．
與薛蕅園　與雪舫先生
嵇永仁．爾諧．吳門人．
與黃俞邰
薛所蘊．行屋．河內人．
與某
黃　經．濟叔．一字山松．如皐人．

答因樹屋主人　又

卷之三

周　嬰．方叔．福建莆田人．初名中規．
與黃若木　重答黃光　與陽春令黃兆修　謝譚海澄

陳際泰．大士．臨川人．
已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寄韓求仲太史　答閩中羅美中　甲戌登第後家報

陳孝逸．少游．臨川人．
與羅汝菴　柬某　答朱子強　柬蕭伯玉大行　答劉孝若　與陶堯生　答管子敬　寄李力負　與鄧止仲　答黃子師　寄徐仲光太史　柬竺庵　答魏宣子　柬孔登小　與蕭明舉　與傅平叔　寄王于一　答無生

陳孝威．與霸．臨川人．
蜜山集．
與吳次尾　與傅平叔

章世純．大力．臨川人．
遺稿．
示門人劉士雲　又　又　又　與門人饒子正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曾文饒。堯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與蕭伯玉
文德翼。用昭。登岩。九江人。
與陳石丈
艾南英。千子。臨川人。天傭子集。
答楊淡雲書
陳宏緒。士業。新建人。石莊初集二集。鴻桷集。恆山存稿。
與馮驥仲　答梅惠連　與臣源書　復嚴子岸書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辟書　與劉伯宗書
上督師閣部書　與楊維節書　與周櫟園書　與黃俞邰　再與櫟園書
傅汝舟。遠度。江寧人。遺集。
與廖傅生

## 卷之四

張九徵。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與陳伯璣

董　黃.得中.華亭人.
答吳錦雯書
盛于斯.此公.南陵人.初名錢.字鏗侯.休菴遺稿.
與減齋　與力園　與金冶王　與傅遠度　與吳賓賢　與周園客　與汪舟次
倪元璐.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稽.
答卓蓮甸　又
王猷定.于一.南昌人.遺稿.
答周減齋
唐　堂.肯堂.叔升.金谿人.祥符籍.
與高康生　與馮伯宗　與減齋舅氏　與吳冠五　與周雪客　與程石門
卓發之.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甸.錢塘人.
上葉曾城師　與顏開美司理　與丁叔潛水部　又　與金臺法師　與管乾三　與李太虛太史　與某
與湯海若先生　與洪戴之　與黃海岸公祖　與薛歲星　又　又　與徐野君　答葉曾城師
又　與倪鴻寶先生　答寒氏姪　家書　與大兒書　又　又　與羅瑕公

卓人月字珂月錢塘人蟾臺集蕊淵集

答詹曰至　答曾弗人　與薛譜孟　與辛帟　與吳來之

陸彥龍驤武仁和人

報苕溪吳舜舉書　報鼈庭書　報雪川吳旦生

茅維孝若歸安人一名儈曼十賚堂集鹿門先生子

與王宇泰太史書　與愚陽和尙書　寄葉相公　與李本寧先生書　與周季侯明府書　與湯冷襄宿父兄弟書　與陳眉公　與李元白書　答朱大復

沈守正無回武林人雪堂文集

與柴延喜　寄凌巨先　與王獻叔　又　又　又

支大綸心易橋李人華平先生集

示兒　出京辭同年

聞啓祥子張仁和人無譽齋雜識

示子弟

嚴調御印持仁和人

與蕭伯玉

汪汝謙．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靖公

卷之五

王　鐸．覺斯．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答拙存　答吳匪徵　答圖南　答親友　答九陽　答後予睡足　與房海客　答粹然

與藐山　答益吾　答季重　答觀水殿六衷原　答舍白　答存我　答石窟　答孫北海　答周元亮

唐時升．叔達．嘉定人．三易集．

與王濬生吏部書

楊于庭．道行．全椒人．續集．

與李鵬岳少參

楊希淳．道南．江寧人．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李逢陽．維明．江寧人．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秦　鎬．京河南汝陽人。頭責齋集．

與邑人　辭建坊

錢　栴．彥林．嘉善人。彷村別墨。

與友

李流芳．長蘅．嘉定人。檀園稿．

與夏華甫

高　兆．雲客．侯官人．遺安草堂．

與周減齋先生　與紀伯紫

張鹿徵．瑤星．江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答劉元夫　與董樵　與劉公勇　上紫淀老　答姚端玉

茅元儀．止生．歸安人．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胡　介．旅堂．彥遠．錢塘人。河渚集．

與康小范

錢謙益．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與減齋

金人瑞．字聖歎．一名彩．吳縣人．

答王道樹　與家伯長文昌

楊嘉祚．寨雲．泰和人．

與蕭伯玉

張　燮．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蕭士瑋．次公．泰和人．

與兄　又

李　盤．小有．原名長科．與化縣人．

與李仲休　與唐宜之　與張爾唯

張幼學．詞臣．泰州人．

寨上游．

與客

孫宏祖．令宏．秀水人．
樸語．
答沈甥君善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答沈德瑜　答歸彥先　示侯人

周　容．茂山．寧波人．
與史立庵

于奕正．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艾　南．子牧．江寧人．
與王玉式

高　岑．蔚生．江寧人．康生
蘿棲稿．
與羅星子　與吳遠度

孫枝蔚．豹人．關中人．
溉堂集．
與王貽上

范　驤．文白．海寧人．

與就園

江念祖・遙止・休寧人・入家武林・
與滅齋

胡　介・再見・
與陳平遠札　與孫元寰札　復王鐵山師　與叩冰和尚書　答龔總憲書　復唐中翰祖命書　與龔
半千論詩書　招滅齋　復龔中丞定山書　留啓戀叟　與檉園司農

堵廷棻・芬木・無錫人・
九友堂集

與檉園　又　又　與吳冠五　與高蔚生

陳士奇・弓父・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申涵光・凫盟・永年人・
與馬頎公

金　堡・道隱・錢塘人・
清淵集・

辛巳與同年生

黃端伯・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
瑤光閣遺集・

與黃子安

李陳玉．石守．一字玉郎．吉水人．

與錢爾斐孝廉　與同年　復諸縉紳爲謝鳳老舉名宦　復錢孝廉爾斐　復門人吳求履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復座主朱蒿翁老師　復友人　復沈孝廉臨秋　復友人　復友人　與錢孝廉彥林　與門人廖田生　復友人　與某友　復友人　復支比部寧瑕　復曹太史允大　復楊扶曦年兄　復支曰旦年兄　與魏子一

徐　芳．仲先．南城人．藏山初集二集．

與湯惕菴　答蕭明彝　答劉子淳　又　寄綏安聂桂侯　寄郡陸奕　答逸菴　答張蕙嶸　答鄧日生　與陳伯璣　答傅瀛濱　答蕭明彝　答傅平叔　答竺庵

崔　嘏．五竺．寧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吳　宏．遠度．金谿人．家秣陵．

與滅齋　與吳冠五

邱象隨．季貞．山陽人．

與墓鶴鳴大令書

吳國對．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劉榮嗣．半舫．簡齋．曲周人．

與成先生　答盧德水　同王受人　又與陳眉公　與楊崑岑總漕　與路皓月　與張恆山　與惲道生

同練任鴻

陳周政．子鵠．營山人．蝶菴存稿．

答王普瞻書　與杜六符書　再與王普瞻書

姜圖南．匯恩．錢塘人．

與張繡武

李　雯．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又　與吳子遠書

何　謙．非鳴．崑山人．

與張公亮

卷之七

萬時華。茂先。新建人。
溉園初集。
答李復初　與李龍侯
蘇　桓。武子。新建人。
遺稿。
上馬劬思先生書　報陳龍嫫　與梅朗三
黃虞龍。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邰兄。
二陵雜著。
別蘇何蘇　與陳眉公　與廖傅生　與鄒公履　示俞平　與李君　與客　與繆大質　與宋比玉　與
俞平弟　與聞子將　與宋比玉　與客　與傅遠度　與葛震甫　與劉今度　與鄒漪字　與顧與治
郝　敬。楚望。京山人。
小山草。
與王百穀　寄繆大質茂才　與田肖玉
吳懋謙。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張　鯊。冲。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李繼白夢沙臨漳人
望古齋集
與同社　與張曉人
惲向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樸園
伍瑞隆國開鐵山香山人
懷仙亭草
寄王喜寶　又　又　上葛介龕直指
范文光仲閣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又　與張文寺
陸陛左城仁和縣人
爲外母與外父書
梁以樟公狄宛平人
與龔半千
胡從中天仿淮安人
與龔半千

諸九鼎．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黎士宏．愧曾．汀州人．舊字愧孫．
與曾弗人
俞琬綸．君宣．姑蘇人．自娛集．
與姚孟長　與周玉繩　又　與繆當時　又　與客　與陳古白　與王太玉　與林若撫　答友人
答友人
唐　時．宜之．烏程人．
答錢彥林書　又　與友　與友　與袁州平　答張夢澤先生書　與徐穉公　答方孟旋書　又　又
與友　答薛更生書　與李仲章　與友人論詩　與沈雨公
周積賢．履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鍾震陽．百里．元洲．宣城人．偶居次集．
與某

張貢孫．繡武．錢塘人．
與周滅齋論詩　又
康范生．小范．安福人．
與周滅齋論王于一古文
卷之八
丁雄飛．菌生．江浦人．家秣陵．
與劉生三　邀六羽叔賞玉蘭　邀六羽叔泛秦淮　復徐儀明　與張行祕　又
蕭士瑋．伯玉．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與李懋老　與次公　廣陵與故人　與萬茂先　與弟　與萬吉人　與聞子將　初度日
與弟　與楊寨雲　與次公　與聞子將　與何非鳴　與潘昭度　與次公　又　與馬季房論詩
林增志．在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張可度．爾筏．更名二殿．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瑤星叔．
與周櫟園　又

涂伯昌．子期．南昌人．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與切晉
李如一．貫之．江陰人．得月懷存餘．
與繆西溪　又
劉夢震．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陳龍正．惕龍．嘉善人．幾亭合集．
與友　與胡剛中　與高棄旃儀部　又　復錢仲馭　與友　復塞菴閣老　與人　與友
陸　培．鯤庭．仁和人．旃鳳堂集．
與王右白　與姚純甫　與驤武　與吳天擘
洪吉臣．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胡　澂．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顧錫疇．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張元輔．相宸．人．
與李小有
王光承．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趙明鑣．珍留．虎林人．
炙輠集．
與周五溪
臧懋循．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上潘司馬
陳子壯．秋濟．南海人．
南宮集．
柬孫念先　與凌茗柯
余大成．集生．江寧人．
龍秋殘夢．
答友人　答心橙

雷士俊．伯顧溧陽人．家維揚．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與周盛際　再答周盛際
劉廷諫．咸仲．通州人．雪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與倪鴻寶　又　與孫北海　與劉簡齋
徐　增．子能．吳縣人．九諳堂集．
與申勗菴　又　又
張　芳．菊人．句容籍．家江寧．
與黃俞邰　又　又　又　與陳伯璣　與李小有

## 卷之九

龔鼎孳．孝升．芝麓．合肥人．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又　又　又　與方與三
張民表．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原圃集．
與閻晉今　與周元亮　與鍾蟠菴　與秦京
孫承澤．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退谷集．

與梁玉立　又

王　汗．王屋．初名澤久．字春卿．河南閿陽人．遺稿．

與薛諧孟太守　再與薛諧孟太守　與某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復鍾百里令君

劉　綸．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嵩陽集．

答李給事同野書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侯方域．朝宗．商丘人．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答孫生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與任王谷論文

葉秉敬．敬君．西安人．

寄吳賓暲　答沈玄海　寄鄭岡卿崢陽　與姜神超　啓黃鳴谷座師　與永平程蘿陽　答張參戎明初

方應祥．孟旋．西安人．

柬李衷一　答賈無學

徐日久．子卿．西安人．別集．

柬吳伯霖先生　與聞子將　與譚友夏　復聞子將　復友人　與方孟旋　復翁子遠　與本學王廣文　與王遂東　與韓鵬南　復黃經甫　與兩學師　復陳子金

王相說．鞠劬．泰州人．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答道學辛全
嚴首昇．平子．華容人．瀟園文集．
答江陵詩社八子　與王明最　又　與王季豹　又　與陳子貞　又　答華藩　與高彙旃　與黎耳菴
與魏織仙　與陳斗翔　與陳小有　與錢彥林
梅　磊．杓司．宣城人．
鬱山文集．
與周櫟園　與兒耘　又　與周櫟園
余　懷．澹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櫟園　答太初索畫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劉　城．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凌世韶．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沈　灝．朗倩．吳縣人．

與羅瑕公

卷之十

顧若璞．和知．錢唐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臥月軒合集．

示諸兒　與張夫人　與弟

周　庚．明媿．莆田人．諸生．陳挨公承繼元配．

與仲嫂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與兄無聲　與夫子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陳鍾璵．石丈．晉江人．

密菴初集．

與黃若木書　與孫本芝公祖書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與慧林和尙　與晉弗人　與友人　與友

與友　與同社　與張士弼

王思任．季重．諸菴．山陰人．文飯．

與冒辟疆　又　簡徐元仗　簡趙履吾　簡米仲詔　與許伯論文

施閏章．尙白．宣城人．雙谿草堂集．

與蔣虎臣

蔡復一．敬夫．元履．同安人．遯菴全集．

與劉侍御　與黃石齋吉士　與楊衡毓　與畢東郊郎撫　又　與孫玉陽楚撫　又　與王崑璧中丞　與顧桐柏　與長沙府　答劉學憲

鄭崑貞十師龍溪人

與滅齋

林　章初文福清人茂之尊公

答黃序賓太守　與李如眞書　與何維聖將軍　與丙卿大來　答許將軍　與某　又　慰友

林　嵋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寄楊復師書　與張公亮第二書

劉體仁公勇穎川衞人

與紀伯紫

廖孔悅傳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張　惣僧持江寧人

寄周岐公　與周傑園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龔　賢．半千．江寧人．
　與胡元潤
程正揆．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與胡元潤
林嗣環．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與胡元潤
梁以樟．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胡　介．再見．
　與紀伯紫
張二嚴．再見．
　與姪瑤星　與房大生
汪　偉．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翁德洪．纖若．蕭山人．

與丁大聲

王　鐸．覺斯．孟津人．

與樂園

蓮池大師．袾宏．錢塘人．本沈姓．

答王弱生　答錢養淳　與嚴天池　答孫無高　與秦任南　與婁坦如　與黃彭池

朱吾弼．密所．高安人．

示弟

張　煦．侗初．華亭人．

與姜燾勝門人

劉達生．

與余集生

王若之．湘客．山東益都人．

柬友　柬友

倪元璐.再見.
與甥徐云吉　與某

卷之十一

宋之楨.弼虞.六安州人.
慧觀堂集.
柬劉肖華　答顧惺涵　寄眞存古　柬吳中陽年兄　復李勗雲　柬路帶河　柬陳父母　柬王赤江
復何六陽　柬許青畝　招王鹿柴　柬胡見可

葉　甲.白生.莆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與家太守書　再寄方八公書　與周無闕

方　鋐.章嶽.莆田人.
紅琉璃.
寄永陽黃維乙書

林　簡.于山.莆田人.
房江集.
寄周無聲　又　又　又　又　又

周　聞.無聲.莆田人.
白湖集.
復許又来書

張壬則督大.長泰人.
復王穀子書
朱泰禎.馮仲莆田人.
報曾長修書　與某同年書　上施四明公祖書
方拱乾.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璣
吳山濤.岱觀.歙縣人.家錢塘.
致周減齋墨
徐延壽.存永.侯官人.
寄羽樓遺集.
與周減齋
許　友.有介.更名眉字介壽侯官人.
米友堂集.
與周減齋先生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陳允衡.伯璣.建昌人.
寶琴館集.
復朱遂初先生書

張可仕．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淀．江寧人．
與姚寒玉　答龔芝翁
韓　詩．聖秋．固菴．涇陽籍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黃景昉．東厓．晉江人．
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答周減齋　與周減齋
宋徵輿．轅文．華亭人．
與張薇葺
陳台孫．儲六．山陽人．
盛舫集．
與陶菴
陳　焯．默公．桐城人．
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答王涓來　又
范印心．正．河內人．溫縣籍．
都門別友　與周減齋

萬代倘．開來．長治人．
答林可任　答王伯馭　約友人
羅孚尹．瑕公．上元衙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橋畔．原名光壁．鑄壁稿．
復聶能之長者第二書
袁于令．鑄華．長洲人．音室稿．
與安公

卷之十二

王亦臨．穆如．江寧人．虎鼠齋集．
與羅瑕公　又
周　圻．百安．撫州人．
雪實堂集．
與王壽格　與毛文山　與李小有　與高康生　又　又　又　與王先生　與濟叔論印章　又　又　又　又　又　答黃濟叔　又　又　與林鐵崖　又　與胡元潤　答張闡筏　答范文白　復余澹心　與梅杓司　與胡元潤論畫　又　與張宗緒　又
侯元泓．研德．嘉定人．

與友人論詩書

林宏衍．得山侯官人．退耕堂集．

與就園

宮偉鏐．棠元．泰州人．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張縯孫．宗緒．錢志孟編．塘人，

正同學書

王仕雲．望如．歙縣人．家江寧．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與高康生　與某

宗　灝．開先．與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權老伯

王　琯．玉吼．江寧人．

與紀伯棠

鍾文明．蟠菴．祥符人．

與閔伯宗

葛一龍震甫。洞庭人。

與鄒漪字　又

失　名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沖

尤　侗子展。吳縣人。

西堂雜俎。

遺亡友湯卿謀書　上沈旭輪師　與周星曙　與友　與友　謝人餽藥書　與友

來集之元成。蕭山人。

南行偶筆。

與呂範伯韓重生同年

胡宗仁彭舉。長白。江寧人。

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胡玉昆元潤。江寧人。

與樸園

唐　際仲升。江寧人。

與王鍾淑書　與徐闇復書

張明弼。金壇人。蠖芝全集。

候蔣八公座主

李昌祚。文孫。漢陽人。眞山人前集。

與易曉侯

彭而述。子籛。禹峯。鄧州籍。新喻人。

與就園　與某

丁　遂。霽懷。江浦人。鹿園稿。

示兒　又

夏　華。岳孝。感人。時爲陳州守。

與蔣養菴父母

吳　第。曰庸。晉江人。

竟陵署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沈光裕。仲連。種蓮宛平人。

譬譯。

與友　與友
吳宗信．冠五．休寧人．
屯溪集．
與樂園　又　又　與周雪客
吳　晉．介茲．江寧人．
復汪舟次　與林鐵崖先生　與林茂之前輩　與周園客
魏學淨．子敬．嘉善人．
茅簷集．
答唐宜之
周體觀．伯恆．遵化人．
答池州劉德與修誌書
朱　徽．遂初．進賢人．
與張修崖
魏大中．孔時．嘉善人．
藏密齋集．
答吳生白　答方孩未　答王申嗣　答游肩生　付淨兒　答蕭元恆

# 尺牘新鈔卷之一

清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高燮龍景逸無錫人高子遺書

答吳安節年伯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試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答袁寧鄉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眞寧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眞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與葉同適

足下猶而知裁駸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話退而自惟每愧不及足下闇然內充令人心融氣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入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砭其失方有進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答劉心統侍御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爲公。卽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并爲公。人人眞心爲君民也。爲君民心眞。則千萬人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二項不爽。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趙太宰一世人傑。每事出格。庸人嗤而不敢動。賢知囂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尙可爲。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爲福。此癡人癡心也。

與鄒荆璵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彙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與濃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

與黃鳳衢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述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着。與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方尋眞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

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卽今半生受用。實緣聖主一謫。年丈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爲迂而忽之。

與卞子靜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答劉念臺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況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于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與徐檢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闡到九分有餘。盛則必衰。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一番寒耳。此陰陽之定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

陳　衍　馨生、侯官人。子涓、濬潤、泳、俱有文名。大江草堂集。

與何季穆

信宿園林。歸來覺寓舍多不稱意。人情易移若此。可嘆也。

與何彥季

雨花臺細草綿軟如茵坐臥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祖堂磴道幽甚清涼寺前草坡平曠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時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景淘汰耳

與鍾儀部伯敬先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爲已甚者伏惟俯鑒鄙言惶仄惶仄

與王彥升

閩都視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窘井弟則窘井中斷欵也年將五十頹然遲暮矣即欲秉燭游顧安所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款奉徒有伊鬱萬祈順時保重爲慰

上董夫子

昔陸公平泉子告語唐公荆川曰某如人家教學先生乞歸便得歸去公如好郎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放回伏惟師臺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謝主人

與俞少卿仲茅先生

明公暫居下僚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養重不更舒暢耶譬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蛟龍是處霧露是興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至有弗至

焉。澤之德惠無窮也。明公以爲然否。若急利欲趨榮赫者。則以衍言爲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與鄧彰甫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良百花董狐。但批評圈點。爲時套濫觴。似當速去。且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賅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覈子史之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爲可厭矣。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脈絡關紐。實暗藏字句之中。稍經裁斲。便索然。臨楮千冒惶仄不既。

答李明六

數米祝雞。靜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一番境界。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曾異撰弗人。晉江人。侯官籍。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大序中謂詩之纖艷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于君父者。使世皆深情于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鬩牆之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也。

與趙十五名璧侯宦縣人工詩。

十五雙腕能書。不得縱力于詩。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爲崇。使十五折肱痿臂。無手可鬻。便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尙茫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旦暮者乎。

答曾長修書

足下以爲人寧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甚善。甚善。某于詩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愾然而嘆。啞然而笑。泫然而淚。未省此嘆者哭者淚者。爲色乎。爲理乎。以色而笑嘆。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嘆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于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書所云。以廉恥饋送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

復曾叔祈書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窻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于張子房敍其博浪之豪爽。圮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于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于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于傳聞。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回味。乃不佞于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爲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于心目之前。但須一相

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又

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愚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者之意趣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精神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狥聖賢之貌而今之爲帖括者幷舍聖賢之貌以徇庸訓詁註疏者之貌輾轉相摹愈求肖而愈遠矣

與黃東崖先生書

在里閈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于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非以乘車載笠之故不欲曳裾于先達公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中不知史記爲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懷恨耳故雖日把先生詩文而不敢一通書問留未盡之晤語摸索于心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蠹自贄而以家母之行略請夫天旌下及于寒戶而執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于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思而不敢輒有道之晉接非如世之食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褒元禮之門塵李郭之舟也附上縑素一方倘爲家茲載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爲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異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于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與卓珂月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棗葭伊人之思。輒欲奏記自通。已又念近日時刻中。諸君子所記載交藉。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者。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而縛。受之不武。祇爲壇坫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門士王生再游武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瀆耳。又今世失路生。每作書相問訊。滿紙怨望。嗟卑嘆老。問天詈人。強相憤慰。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造作書牘。以定交于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誇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具千古之眼者。是以某俱不欲有所言。以取珂月鄙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略請。卓子想哀其孤而許之。

答陳石丈

每閱墨藝房書。輒有棄日之歎。以爲前世司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爲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于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爲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文辭。數首歌行。直得無拘無礙。而又庶幾希冀于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況。似于富貴功名一道。極相嫌恨。雖未甘謝去巾衫。飄然爲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謂抑而行之。必有狂疾耳。天下事必且日甚一日。此後極難題目。正須我輩爲之弟衰憊無受鞭蹄足矣。兄不可不自勵

也。

問余希之足疾賽之弟。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愼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不再來問我。使着實省嗇積聚。逋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爲同病。留此一雙腳。他日小則拜跪上官。胼胝民事。大則跨馬據鞍。馳驅天下。極爲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

與邱小魯

某未衰而老。顛毛種種。每顧影自歎。唇腐面皺。于八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既用帖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尚可移之盆盎。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鱗羽。得爲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倖決網而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摧鬐損毛。祇增窘苦。如某得無類是。縛急力倦。正不知出脫何日耳。小魯何以教之。

與施辰卿書

作理題正當如剝笋。皮殼不盡。眞味不出。今之深于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封數十重厚皮繭紙。浪說煨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無笋味。人亦不知其爲笋矣。至于某某諸賢儒。妄言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敢盡爲合作。此又似不食笋肉。但掇皮煮汁。略一沾脣而止者。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

破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與施漁仲書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漢廷械繫。不啻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尚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王志遠　遠亭。漳州人。

與徐耀玉職方

藩宣之司。久失其職。既不能如仗鉞持斧者之雷厲風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暨。動皆掣肘。竟成何事。下檐以來。靡日不思拂衣而尚平未果。雞肋猶在。而虛語麋鹿之志。則雖知己不信也。以爲操牘及之耳。

與陳眉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眞當百尺樓上置耳。聞諸家弟。門下恂恂常常。不縵不績。見之但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某嘗疑老聃氏之教孔也。去其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噙。

殆非眞老聃也。以所聞家弟門下乃能不猶龍。夫能不猶龍者。乃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爲眞人矣。

曹學佺（尊生，能始，閩縣人。石倉遺集。）

與友

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雕繢滿眼。不涉禪隻字。卽支道林廬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固字字文也。今人以單刀一棒等語竄入。寧不厭嘔。

又

論詩。譬諸書者。奕者。譎者。若無傳授。任一己聰明。則必趨于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就規矩。效法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與徐興公

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爲儒藏。

與陳開仲

盛唐諸公妙處。全在用拙。拙則渾雄大雅。而無乘捷鬬巧之病。予觀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卽就。輒以巧思勝之。若用拙。非從容暇豫不能。

又

伯敬詩歸。其病在學卓吾評史。評史欲其盡。評詩欲其不盡。卓吾以之評史則可。伯敬以之評詩則不可。

與徐存永

國初集如陶主敬、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送郡邑幕僚之作驛宰倉巡皆所不廢雖其人自足取重而亦見前哲之留意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答吳方伯

亡兒頗稱適用之器而造物者亟收之此固以一篇極大題目相難而弟略以一篇平淡文字應之曰不得已而已但棄世梵而修梵行此弟之素志又非有所托而逃也

王　熙子雍　胥庭　宛平人

著述緣公啟爲陳默公焯刻著作

蓋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寧眡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窮愁而書可著春秋須羽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興亡之準鑑非邀休暇豈獲專勤桐城今司馬默公陳氏九液蘊靈六匡誕秀七歲遍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庇史材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藝于吳下張楊婁東金閶願撤皐比平聲正騷賦于雲間陳李齊投縞帶入興朝而膺恩拔在廷爭覩其光儀甫鄉薦而掌祕書政府咸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爲眞狀元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也則曰注殘經史年猶少歷盡艱

虞氣更新。大冢宰靜海高公之貽句也。則曰。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如斯。通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術大振今時。悉倚離婁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邁。月斯征。萬卷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廿種。載可盈車。抉六籍之奧義于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朝之褒譏于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陰餘姚之禪唾。門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宏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眞騷。八家以後。敢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剞劂。何以仰謝聖賢。熙等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略計鏤板之費。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以嗇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氏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于頤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卽郗超小夫乎。屢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既以詩書爲生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廬。伏乞諸老年臺先生隨分樂捐。聲施不朽。噫嘻。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聾。實賴蘇黃爲友。兄有功于孔孟。詎止篇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謝肇淛在杭閩縣人。小草齋集。

寄鄭孟麐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兼悉近況。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饘粥。視一二善宦者誠貧。回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爲。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

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玉皇大帝而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于心尚以爲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爲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齎志長恨至謂死之日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寧知知己之有無于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千古而不勝竊笑者也

寄徐興公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骯髒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鱠截一不便也疎散之人動輒檢觸法罔既密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敵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二十年制科鬚鬢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亢則失人隨則失己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寧復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睡每至日高始離牀榻午飯方罷便作羲皇華胥間想閒剝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幽況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露冕于郊坰之間以候當道顏色親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酷耽書史行立坐臥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譬之纂組織織之女令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支糜潰膿血狼藉直至秋末冬初方獲脫痂巾爲韝履九夏一切不御況能步趨唯伏轏簽長跽鞠躬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遊汎濫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開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濟千里裹糧戶外之屨既滿幸舍之席無贏窮乏得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況遊宦未飽怨謗遽騰青蚊

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爲他人填谿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爲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日高視事。日息而入。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平反之事。耳無桁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適也。所少者亦仄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豈不過之哉。

京邸與人書

長安二三月間。士氣變動。煖氣上騰。家家戶外溝潢。一時翻浚。穢濘狼藉。平鋪交衢。人馬踐之輒陷。衣體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寖成瘟疫。四月以後。卽苦暴暑。斗室如甕。牀几皆難着手。袒跣偃臥。則靑蠅蠛之不置。靑衣平頭。塵箑交揮。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目。而投刺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暑暑相牽。無寸隙也。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人道以此爲重。稍自疎遠。動成讐釁。尉罝未舉。而微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鬚髯漸星。駒影電流。河淸寧復可俟。而陸沈縶紲。如皐禽處樊。長鯨在沼。蹙蹙四顧。不得遂其摶霄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林之蕃孔碩。侯官人。

與周減齋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蕃雖愚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

先生之詩最眞。惟知之最眞。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已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腳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卽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先生高明超子瞻之蕃下劣。寧敢效佛印饒舌。然竊比于春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宋　珏比玉。莆田人。遺稿。

與邦衡書

醉中袖屬提室詩歸謬爲評校。未卒業而酒醒矣。故半部獨爲無額之壁。然醉之所云。不甚無會。或過當耳。大抵詩以言志。情貴副境。緣情肖物。各極其致。乃爲佳也。而或欣笑之時。不能強爲不平之語。而言哀已嘆。顧念增愛。此時卽幽獨自訴。心口相語。已落二景。況昨者之景。已陳于前。而今者之情。復新于後。安能追數前歡。申造舊悲。故但可略易片言。不宜便更前句。以不拂夫爾時得心書紙之意耳。

宋祖謙去損。莆田人。

與胡元潤

徐青藤有言。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無。僕固不工畫。近日拈筆。輒如泰山沒字碑

又

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非獨米家爲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董宗伯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爲雲林一家法。不然也。

與胡元靑

東坡論書。謂筆略到而意已具。足下畫。卽筆不到處。意已先之矣。故與貪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卽一往。已堪白頭矣。

又

每展足下畫。便思放杖投足。此自足下精神。能取人于毫楮之外也。

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便令縑素有聲有淚。韓文夫子以儷都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與周櫟園先生

吾師此册。眞是披沙揀金。東坡云。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他人狼藉堆頭。拾得嬈娘彈耳。雖多亦奚以爲。

又

方叔歸述雪舫盛事。如自旃檀林來。舉體皆香。

又

不增華。不改葉。不累藻。不掩情。北雪大概。不麗而馨矣。小序不能贊一詞。所謂未能身歷其險。聊復仰看其高耳。

又

吾師生平著述之多。同三藏法師講論筆受。草本可滿一屋。謙欲買紙一百車。繫筆一千管。盡鈔師書。

與吳園次

君家填詞。衡蕙吐于行間。亦能顧曲之誤。畹蘭採于字裏。不數辨揭之工。君眞四聲之功臣。而十法之領袖也。若使飛卿有知。亦當點首地下矣。

與林鐵崖先生

先生憫世人心骨沸熱。故以此出世儻佯語滌之。卽子瞻姑妄言之之意也。然謙固不敢妄聽。

與羅星子

古端硯一方。奉換足下宋板胡傳春秋。倘得如願。此石腠理中有一部陽秋矣。勿輕視之。

與陳伯璣

求墨于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璣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爲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聊當報瓊。

與張子京

足下以墨惠予。且曰。予留以殉葬者。今贈子。足下眞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于墨貪矣。而足下輒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于筆墨間不暇避矣。

與王壽格先生

曾憶姚現聞先生上蒲州書。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勝之。而當以功業勝之。此二語至言也。敢持以獻公。

與黎愧曾

十五年始通一音問。政如層城桃花一度。蓬萊水一番清淺。不足訝也。

與吳冠五

渠殆薛伯宗耶。不然。那得此徙癰法。

又

僕所作寒鴉賦。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擊。不知僕以淚濡墨。

與高雲客

足下謂僕八分書學家叔祖比玉僕固不厭家雞然何至舍古橅今然家叔祖二十時便已入漢人之室僕不治也

韓廷錫晉之更名錫侯官人

與李明六

讀經領入註孝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事也弟愚意以爲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寘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手如鄭元之于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若一字無與于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則難而爲意亦不淺如向秀之于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即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卻經文註即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唐解經如現相宋代解經如寫眞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于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于易經書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兄註孝經故書以請教屋事固在道理之外然世間之事必道理順者而後忍耐此自庸人能之何用賢者乎然謙讓乃兄家家法固無俟弟贅也

與友人論文

文有虛神然需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滿眼覷著虛處所以遮卻實處半邊還當從實上用力耳凡凌虛仙子俱于實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答林九還

別兄既久。清風朗月。能無元度之思。時時如夢中相對也。兄亦曾于此國士覓弟否。山中一室。僅如斗大。寘郄之外。無所復餘。雖極迫狹。然弟素無坐性。緣此亦得少止耳。自初春到此。已更兩季。飽食罷無復一事。臥繩牀上。看樹頭猴子。跳躑聚散。便了一日。無分毫進益。甚足爲知己辱也。奈何奈何。承示功名一念。比前稍淡。談何容易耶。古今多少鐵漢。平日口裏咬破頑石。一到功名場中。便打折骨頭。兄雖是出世男子。然而于此一言。弟實未能盡信也。姬遊再爲雨阻。弟與姬無緣。邪抑姬深拒俗客也。今而志絕矣。兄與樵門不必行可也。

山中寄衡之伯兄

別日甚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耳。弟今年所居。又勝去年。不用兄憂也。況坐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邁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俗纏可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寘。然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出豁。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于世事。聽之于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揀目前穩處寘腳。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迂闊。願與兄共之。

山中答孟韓妹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千古有情人。彼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悶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

一看。蓋媳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況老人乎。每一念此。歎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王　鐸　覺斯。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答牧齋

妬造物私以青鏤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嶽。與足下七雄中推爲秦楚者乎。僕禦兒港弱兵也。戈矛缺短。實不敢執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壘。

與質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董狐。伐毛洗髓于此道。足下料時晤對。服子愼、束廣微、夏侯孝若、任彥升殆其儔匹歟。

答玉涵

未晤輒刺刺應自憎。然天下必聯膝擊拳以爲好。則未必然。

答石齋

今始知天大矣。蠛蠓蠻觸。何處矜口。

與李君

囊中山詩。傔負覺重否。郵而致我。

與友

芳花繽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襟期。袁公標格。各自足矣。黃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何楷玄子。龍溪人。

答冒辟疆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眞病至矣。弟前此固有託而逃者。而不意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睡。終日如在囹圄中。苦甚苦甚。展誦佳卷。精邃凝穆。直承元鉢。南國卽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追臺閣。斷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呈。猶望而識之。非欲慢然貢佞。唯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魏裔介貞菴。柏鄉人。

與紀伯紫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復遘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三嘆。老社翁高懷不羈。眞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連晉陽之險。葢弟昔于役之所諳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吊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越石清嘯。俯仰古今。得無有動于中乎。恐烟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首。終日厭青山之句也。弟少而多病。長而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豎功業于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此方寸地。近愈成灰矣。先人遺薄田數頃。敝廬數十間。在泜水之北。其中亦粗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圖乞恩于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于大君子者

耳。老社翁嗜痂之好。乃比之于昌黎。弟誠媿死矣。若乃東野之達。則老社翁實足以相後先也。

楊思聖猶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踪。南望少微。知竹杖芒履。逍遙于杏村龍潭間。素鬓徐引。高歌岸幘。何復別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登頓。世路險巇。去歲簿書兀兀。如失舵孤舟。今弟復攘攘粟芻。如求林饑鶴。老社翁聞之。當爲一歎息也。然而面雖積垢。此心綴于筆墨。終未能斷。新作肯寄示乎。固菴之便。特附候音。知己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固菴耳。

張如蘭德馨。江寧人。官縣尉。贈官傳扶輿公紫淀季筏君父。瑤星祖。同野先生集。

與劉生

足下神遊竹素。寄情鼓吹。覽是編也。沿媚澤。涉山輝。栗栗落落。觸目皆寶。其詩家之嵩矢乎。愚以爲此外尚不可窮詰玉于玉。玉于不玉。吾心又有藍田也。是在學者善養隋和哉。不然。拾璣琲而捨火齊。琢楚璞而棄弁會。此技止此矣。唯足下圖之。小詩附郢。

熊文舉雪堂。南昌人。

與康小范

握別長安。倏忽八年。跂仰黼黻於丹霄之上。悫如饑渴。今皇綱特張。名賢奮翼。巍峩大對。直上金鑪。此其

時矣。難弟夙塵契誼。而豚兒又附蘭譜。青雲在望。激昂如何。不佞自棄田間。久嬰痼疾。盍三疏而後得請。年來潦倒窮愁。今春病幾不起。而當事輒以小草相迫。是進之不能步夔龍之踪。退之不能恬猿鶴之夢。誰謂箕山潁水爲俊物乎。別久懷深。所欲敷陳於知己者。期期其未悉一也。臨書惝恍。

與紀伯紫

二十七年之別。一旦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夫人。嘆蓬萊清淺也。俗冗蝟集。面目可憎。何時得與諸老友。放杖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濱。弟雖鈍笨。尚可索林梅陶菊也。謝教不莊。仰惟原宥。

與減齋

老年翁宣力巖疆。功高鼎釜。而不孝灰心林壑。夢斷塵緣。屬風霾頃洞。未有那居。且嚴闈有命。誓墓難堅。一出逶迤。四疏迂直。愧無涓埃之效。遂抱終天之痛。即恩隆守制。盍搶地誓死闕下。而後得之。已矣。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奄奄蜍志。雖鼈魚立槁。猶恨晚矣。王穀子孝廉附函。未達武夷。其有回雁峰哉。閩海沸羹。江鄉風鶴。懷來悼往。總不勝情。幸老年翁綸羽所歸。鯨波頓靖。差足爲文士才人吐氣。然槩香草橄。霜鬢論兵。六七年於此。北山偕偕之詩能詠乎。今春與士業社兄望衡對宇。宛其一洲。所謂伊人。時勞兼迺。而良書遠頒。美於黼繡。煌煌哀些。榮及泉扃。盍一日捧誦踖陳。幽明悉爲感涕。何老年臺重念鮮民。而錫類惠施之過渥也。俾也可忘。胡然罔極。閩疆積苦積勞。九閽昭格。百爾君子。亦知從事獨賢。願竟宏猷。佇光麟閣。不孝銜哀草土。亦既練而小祥。蒲柳早衰。蓼莪罷賦。行將結茅匡廬。萬山深處。作打鐘掃地頭陀。以

畢餘年。曩昔千秋自命。謬欲有所結譔著述。追擬古人。屬烽火連綿。心計迮錯。所抄書卷。盡付秦灰。鮑錦不還。江花久萎。雖有一二刮存。無可爲鴻鉅道者。佳詩海涵地負。愈出愈奇。蓋才本於情。情深而才具赴。每一落紙。便覺欲飛欲舞。可泣可歌。時賢作詩。本無其情。才復茶弱。卽累牘連篇。湊字櫛句耳。未足與議也。必傳何疑。容志方言。以附不朽。

王士禛　貽上。阮亭。新城人。漁洋集。

與汪苕文

嗟乎苕文。昔與同人。翺翔京雒。入則接席。出則聯鑣。睥睨時流。上下千古。意氣何盛也。自鄢陵讀禮。潁川引疾。周量家兄同時出使。弟旣風塵憔悴。悽愴江潭。兄復放廢支離。退歸吳苑。又何衰也。昨者蕪城暮雨。官閣孤槃。相見悲喜。眞如夢寐。爾時舊愁新感。觸緒紛來。對此茫茫。百端交集。竊思百年之中。良會有幾。毋論舊遊雲散。不可復得。卽如此夕。剪燭聽雨。共話長安舊事。老父稚子。歡若一家。豈非人生極樂。而今風流人遠。傷心事多。人孰無情。獨能堪此。嗟乎苕文。憶弟客秋病臥羼提閣中。幾殆者數矣。病中百念灰冷。所不能忘者。自老父老母之外。惟諸兄暨吾苕文周量數子。懼不得復生相見。則願來世得爲眷屬。今世之指天誓日。號稱朋友者多矣。恐合離死生之際。繾綣纏綿。如吾兩人者。未必多見也。卜鄰洞庭之約。數載于茲。靈威丈人。實聞斯語。此聞欲裁去李官。深愜麋鹿之性。便當一瓢一笠。從吾兄于七十二峰之間。此願不遂。爲當奈何。

將出都與茗文

天涯兄弟。晨夕過從。誼同手足。一旦晨風零雨。天各一方。人孰無情。能不蘊結。況復梁生出關。獨念高恢。伯牙輟絃。無忘鍾子。禎雖不敏。願附古人。南指廣陵之潮。北眺華陽之館。睠然惜別。悃焉增憂。惟冀音旨雖遙。而神明不隔。山川雖阻。而鱗羽時通。則千里不異比鄰。兩地無殊攬袂。比辱七言二章。音調纏綿。情文惋惻。蘇李錄別之什。元白神交之篇。以昔準今。若合符節。從此竹西明月。常同希逸之思。東閣梅花。獨詠少陵之句。惠而好我。何日忘之。外綾卷幷當襲以緇尼。藏之焚夾。使天下後世。知吾兩人交誼如此。不獨以文章相稱諛聞相矜耳。

答陳其年

得來書。知近撰婦人集。采樂衞於宮閨。表殷劉於蠓黛。文流佳話。快覩其成。家兄西樵。向撰燃脂集。攬擷古今閨秀文章。殆無遺美。十年以來。至百六十卷。又撰閨中遺事。爲朱烏逸史一書。蒐取漢武外傳中語。亦十餘卷。正可與尊著相發明。幸錄一副本相寄。用致西樵。屬其以逸史副本南寄。各以見聞佐其未逮。如何。處驍行雄麗渾脫。妙有意寄。卽錄入神韻集中矣。

與程崑崙

林茂之先生。今年八十有三。文苑尊宿。此爲碩果。亦歸然老靈光矣。頃相見。詢其平生著述。皆藏溧水之乳山中。詩自萬曆甲辰。未付棗梨。茂翁貧且甚。不能自謀板行。行恐盡淪烟草。今人黃口才學。號嗄連篇

累峽。便布通都。此老負盛名七十年。至不能傳一字於後世。可惜也。弟意先檢點其近作。約好事者。人任一卷。積石爲山。集翠成裘。大是佳話。顧同志寥寥耳。

復張友鴻

回首燕市秋風。淋漓擊筑。潞河曉月。悵望停帆。才如彈指間事。而兩年契闊。千里間關。當弟墮滯京華。兄方相羊林壑。及兄遄遝江左。弟復奔走郵亭。相須殷而相遇踈。詎我輩一握臂覿面。亦定爲造物者忌耶。弟自仲秋嬰疾。委頓幾殆。賴慈蔭得更生。閱除目始知年兄得滇南點蒼山色。昆明池水。尋莊蹻之故蹟。弔伏波之遺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是我輩本色。顧六詔初開。五溪乍闢。風烟屢易。瘴癘爲憂。藥物當攜。舟車可念。此吾黨故人。宵旦反側。而不能已耳。然燕公得江山之助。端明傳海外之文。以古揆今。何必有間。會使碧雞金馬。盡入奚囊。洱海嶲山。咸歸載筆。異日者鋒車北指。驛使南來。文章老於遠遊。功名表乎絕域。此又文人之極致。而吾黨之快舉也。弟卒卒簿書。意興都盡。獨詩文夙債。未能蠲除。庚子新詩。遂至二百餘首。風格頗復長進。昨偶過京口。遊三山。得詩四十許篇。亦能自豪。天能困我輩以束帶折腰。而必不能困以千古之名。與手中三寸不律。彼狡獪何益哉。今聊寄過江近詩。及餘四五種。以當唔對。大篇相憶。情見乎詞。慷慨纏綿。令我淚墮。南望九峰三泖。才若咫尺。獻歲謁直指。可以上元前後入吳。得一解帶流連。未可知也。

與顧修遠

日日無暇。不得一把臂奈何。文選樓刻文選妙絕佳話。前有蕭維摩。後有顧辟疆。弟得左顧右盼其間良快良快。

與友

陶弘景入官。而松風之夢故在。此自我輩性情。僕游京口三山逶。雲嵐泱漭。泉石潰薄。眞欲脫屣軒冕。卜一枝之隱。於竹林海嶽之間。至今數日。猶夢在江天疊嶂中也。

與減齋

袁伯修中郎。同過董元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衡山、沈石田、唐伯虎輩。頗有古人筆意否。元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卽無肖也。昔人云。廄馬萬匹皆吾師。又云吾與師諸人也。毋寧師諸物。吾與其師諸物。毋寧師諸心。此皆及雲間論畫之語。而足參徵言。

又

元次山自謂與世聱牙。因號聱叟。其編篋中集。當天寶大歷之間。而不列高岑王孟輩盛名之作。獨取沈千運孟雲卿數人。如古鐘磬不諧里耳。良非虛語。杜清江編宋末逸民之什爲谷音。幽憂愴鬱。多非詩流恆格。五言如不煩歌敕勒。並欲案丁零。人烟正搖落。樓笛頗清圓。七言如美人十日跨驢出。黃葉堆門雲雪深。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作江南。江陵白魚如研玉。挂帆獨去風日寒。洞庭濯足一尊酒。夫君不來空白雲。此例殊不減篋中風格也。

紀映鍾伯紫江寧人眞冷堂集

與周減齋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遊堂近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畏途步步引入聖賢兢業地位眞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別一見便披拂此鴻寶快幸何如稍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 尺牘新鈔卷之二

徐世溥巨源新建人
榆溪集

## 上虔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怛手足顫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臺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葛藟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硜硜守愿庶幾無罪洎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卽傳有是舉紛紛藉藉譁於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愼且深知我愚聰而愼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爲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爲不肖辨之往往至于面頸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爲不知前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於溥材力倍之者尚有數人其間詭昧欹羨鑽營冀得者盡可數計就中裴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雞肋一以爲腐鼠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臺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娼高蹈之士復引爲口實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咥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

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粟相半以迄于今鬚未鬖鬖髮已拔白每答一牋吾心爲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麪黍既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訌交訴於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折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徼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即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即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恝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即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參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即捐軀以殉耳無益於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即以師臺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不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於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之書即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則刺史追檄隨至聽參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識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臺邀致溥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而折艾生於師臺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取不

肖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達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僨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尙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禫有期。伏惟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詧。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於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申貺之。開緘一行。卽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佇。顧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駑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於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於世態人情。十不知一。於古今成敗。百不知一。於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孰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於求賢之途狹。而患養民之道微。不在於百爲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於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爲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蠲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量。是故威失其所以爲威。而惠失其所以爲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

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於四方。將使新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效。愚未見其可也。當萬曆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耽臥溼處。以致經絡痿靡。而不覺痛。兵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於臂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邊騷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虧損。以至疥癬瘍癰。噎脹消渴。走氣刺痛。偏作矣。於此之時。舊任療者。習其病苦。不勸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丸一艾。各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爲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於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赴於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爲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寅寮各相爲以爲紀綱。苟不至於殺人。雖冠帶襪而頭項可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擠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效。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於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盌之賜。袍馬之榮。隆於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參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雋爲科甲。隨例而聽選。

人人可以爲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奠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爲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衆方羣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近見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縣待孝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餘學宮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應考徼倖不被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布腹心仁兄以爲何如嘉貺謹拜雞笋莫鼓至機杼菁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盡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懃懃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況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於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柢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敍退之之答李翺書其致可概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卽非昌黎矣那吒析骨還父剔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爲推墮混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罄

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於左。柳出於國。永叔出於西漢。明允父子出於戰國。介甫出於注疏諸文。子固出於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元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册。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劇。此盞不肖戊辰歲所作。於時筆稜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尚有數端。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祗承。來教曰。寄廬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繹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攷據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於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鄰。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盥。致書姑熟。即無量之慶矣。

答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辛未孱杜車騎。昨夏復拜教言。則仁兄之先施者厚矣。留都如故家敝園。軒爽之氣。自在分野。明秀之色。自在山川。矜冶之態。自在人物。繁麗之容。自在屢陌。然而其雲烟風氣之間。有荒寒焉。有曠遠焉。故有入

焉而蕩。亦或以戒。入焉而樂。亦或以悲。蕩者溺其繁冶。戒者蹙其矜麗。樂者以其軒爽明秀。而悲者以其荒寒曠遠也。同是園趣。而蕩與樂者生于大。悲與戒者生於舊。能通此志。雖收金陵於斗室。寄長干於千里。可也。弟窮居淺見。生平足跡僅至此間而止。然鄙意更欲縱觀五岳九邊。非如昔人常談。徒邀向平高尙之名。襲太史公奇誕之跡耳。天地之大。以疆界爲面目。譬如人貌。以面目爲疆界。故夫不覩其全。則性情不現。經濟不發。豈可直與豎儒爭馳博耶。夫人之質。各有所宜之地。其所治亦各有所宜之時。如兄臺與弟。皆非宜處金陵者也。頃四方雲擾。羽檄交馳。秦晉豫黔齊楚之地。無不被兵。縱有揮斥濟變之才。無繇自見。況弟非其人者。惟有讀書一道。是其所宜。用是竭力而攻之。仁兄幸踐王路。正當留心世務。時人競言經濟難。夫經濟豈必盡責之天。亦患志力不堅。事情不熟耳。老將入軍。直如健婦持家。醯酒鹽豉。一一嫻便。豈非熟之效耶。然則吾兄坐金陵而讀書。尙非其時也。承教欲治五經二十一史異同二書甚善。但弟謂窮經一事。雖曰翼聖扶衰。亦是粉飾太平之事。正如坐金陵。摩娑古玩。須讓閒者爲之。士大夫事勢不熟。經濟不開。患在不通古。不通古是以不達今。然則吾兄且先治廿一史異同。以當覽五岳之情狀。訪九邊之形勢。此則顯者之所宜也。浹歲苦無便使。不成報章。希恕。狂簡附去歸壺一執。尙友編一册。吾兄或淪茗而論古人。庶幾時時念弟也。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奉教。忽焉經歲。兼葭伊人。自是朋輩相懷。終以一水爲恨。若不肖於先生。直高山仰止耳。憶山房寒食聽

雨夜談。於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囂雜。此卽學問未深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坐。黃魯直謂蜀公卻是學佛作家。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朝反覆攻擊。此果雪山之所收耶。世人無識。凡一切斷葷入山。卽謂之禪。他日嘗語宏明伯曰。以匡山先生爲禪者。不知匡山者也。以匡山先生爲非禪者。亦不知匡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亦未敢自以爲知先生也。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夫非將相所能爲者。豈可以之爲禪。而亦豈可以爲非禪哉。不肖於世間所謂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比世之多欲者。乃更濃。此自反而知之。知之而未能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癯。彼固以心戰爲劣。若某政復恨少此一癯耳。每當愛靜之時。輒思入山。已而曰。此生於愛不生於山。或苦喧之際。亦思入山。已而曰。此生於惡不生於山。蓋厭離欣慕二者雖殊。然其爲情則一也。不肖未能免此。故尙未敢從先生遊也。天下多事。昔如多病。今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尙苦不當。況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逐日而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 與錢牧齋先生書

後學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八日所賜手書。何其獎予之深。指示之切。反復循環。實非小子所克當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萬一。不知虞山由於無淹古之學。無貫古之識。且無希古之心。是以目塵爲山。瀉墨如水。此醯雞之翔乎甕中。而自以爲飛之至耳。俗學錮蔽。則以根漚帖括。志在口耳。撫槃捫籥。謂見曜靈。奎蹄曲隰。侈居大廈。此蜣

蝸之轉丸。自以爲蘇合耳之二蟲又何知。烏足道哉。烏足道哉。竊不足以挂齒牙也。若夫兼併古人。則有故焉。無柁之舟。與波上下。糊竹爲毬。隨風輪轉。良由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也。抑人固有工乎臨摹。而不能命筆者。近如俞可進乳銀寫黃庭。曹娥西昇。情淨靡不似也。而自運卽不成書。此由天限能爲。從而不能爲主二也。頃年山居。頗諳草木之性。物亦有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蘭卽似蘭。近桂卽似桂。人亦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一一多似。而茶之爲茶者盡亡矣。自優孟不能爲兩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誚。太史公所以貴於自成一家言。今曰兼左馬。合韓歐。幷李杜者。嬉笑甚於怒罵也。象人之喻。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龍門心法也。今人雅不能馴。馴卽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況能心知其意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效於宗匠。夫不足膏斧質者殺之。秖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宏大雅之量。惟善誘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識路之樂。而無望古之驚。相成百世。猶私淑於虞山焉。不亦賢聖之盛心。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愛古人易也。不薄今人則具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昌祚。長汀黎愧曾士宏。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爲可教。信不敢當也。行年亦五十矣。千子旣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虞山。秋穫有贏。便圖買棹。後學世溥謹再拜復。不宣。

與陳伯璣

歐天敍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潸然人至爲客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即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略但博得幾句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冰玉冰炭旁人枉勸弟頃語遂老云若無壁上觀者王離項羽戰亦無趣此可爲噴飯也

與友人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

又不十年而復社之禍起巨源之言卒驗

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不居將來必有以文章得罪數百里不敢通尺書者

宋懋澄幼清華亭人九篇集

與樊一

少苦羈絏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缺啣轡

與周五

今有貴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價值尋常。而人不顧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於碧漢。不可以爲星。沉昭華於清流。不可以爲月。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姬妾。便致嫌。不若處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禮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艇。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謝。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蕭蕭。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款段矣。

又

明駝負重駕。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漉汗矣。

又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刻羽．以助煖律．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外境任之而已．

又

吾視天下猶剩物殘編．不足煩我四大．

又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兮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爲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煖愛涼。爭餐爭色。一力士成擒矣。

又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嘆。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

戲陸三

小窗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幼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又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鳥鳴。女牆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讐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麻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與戚五

鷙鳥當秋臨風整翮飽禽肉而高颺頓洗羈絏之辱何爲復受人招

又

聞足下六月着犢鼻褌相將平頭採蓮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爲古人所累耳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裸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斮張儀而咤魯連

與鹿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爲天盡於樹。

又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又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惜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恥下懷祖。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顧夢游與治江寧人酒隱堂集。

與梅杓司

仁兄天才曠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顧蒙損挹垂交。若惟恐失之者。自惟衰廢。何以得此於天下士。分手以來。感悚交集。頃接尺素。崇獎非宜。益深踧踖。君子稱人。貴於其倫。仁兄故欲以中原赤幟。強付之弟。顧弟非其倫也。奈何奈何。新詩寄我。宛對冰壺。意中將有酬句。病思荒落。輒復敗之。以此出入懷袖間。俟其與會自至。當覓寄耳。惠玦頗佳。向未敢拜。必欲弟傷廉耶。敬謝。

又

弟自四月抵揚州。一病至今。未能脫體。困乏到不可耐處。所喜洲灘雀角。不煩詞訟。而曲直大分。可望售

脫矣。機緣小湊。便可復爲閒人。未知造物遂肯佚我否也。聞吾兄吳遊歸無幾時。又將買舟以出。竊計山田不堪再荒。不堪再賣。所冀決意閉門。與古人相對。學問日進。不憂聲名不起。廢故業而失盛年。將來悔之何及。吾輩非泛泛交。不得不爲知己苦口。幸不以爲怪。力疾殊不能悉。

與龔野遺

老病增饑。以口腹累高士。罪豈可懺耶。承選拙詩。幸侍者先錄一帙見示。有未安處。及生前改竄也。一氣不屬。與仁兄異路矣。奈何奈何。

與就園先生

抱疴習懶。經年廢吟。去秋以來。頻客南徐。情緒極惡。而山水友朋。互相感觸。此事那能便廢。積數十首。寄正先生。率易荒陋。何當宗工。或謂桐焦可削。不敢自外斧斤也。

與周雪客

往在北固。連値好月。卽景懷人。每夕成詠。追錄以正足下。是時方爲催科所窘。虎吏獰兵。性命呼吸。愛我者顫心雪涕。僕方作此閒暇生活。皆笑爲檗下彈琴。回想忽易六秋。而患難未脫。病逾一載。眞有性命憂矣。此月月色殆過北固。每夜移榻相向。竟不能更成一語。病之苦人。甚於患難。可爲發嘆也。

杜　濬　于皇。黃岡人。茶村集。

復王于一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此其別也。

與蔣前民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廻焉。多變而爲爨下之柴。釜中之米。近則洗然一空。變無可變。書畫涅槃。骨董圓寂矣。一笑。

又

足下與于一詩。俱已過細。尙未過麤。過麤更微於過細。行當知之。

答某公

辱示云云。殊爲可異。願公勝之以靜。而辯之以默。且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爲左右獻。

與范仲閹

世所謂眞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此佳詩。尙非眞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爲二物故也。古來佳詩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於詩中。卽詩至少陵。詩中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有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閑靖曠遠。千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卽是詩。詩卽是人。古今眞詩一人而已。可多得乎。聞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與茅止生

酒間聞老兄論張江陵在伊尹之下霍光之上此非書生眼孔然亦非名流高論要是平實留心經國甘苦痛癢人語耳止生眞可與言弟從此不復默然矣夜來太費幷謝西有已西龍友已東耶

答王雪蕉

紛紛悠謬但投諸無量虛空中豈復有踪影耶行李過寺卽圖快談禪房燈影靑當再邀和篇也

金聲正希嘉魚籍休寧人

與譚友夏

弟之樸樕小大無當謬承推奬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罄區區之意別有轉懇爲死友劉與鷗向爲一二嫉妒之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尙在隱現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古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蒙昧庶幾有藐與鷗存日廩無儋石家徒四壁其沒也老母孱妻稚子弱弟煢煢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之歿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聞風感懷爲慷慨悲歌痛苦切身者往往出於不相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請之苦而又恕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鷗匍匐躬懇之情慨然執筆幸甚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卵翼。需才方殷。有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嘆。徬徨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卽日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卽得請於當事。而爲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日徒咨嗟慨嘆。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徒走以去。而亦何以爲心。嗚呼。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宄盜如其家宄盜。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爲吾邑人搔剔疏決。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間一飯。終朝饘粥。幷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夙負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爲吾邑勤苦。而吾邑人宜平白而坐受其勤苦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如此焉動念矣。雖賢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仁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夙念尹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咨嗟慨嘆。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然而淡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之人爲尹嘆惜。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偸。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吾爲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與友人

予文不逮人而負其耿耿。倔強自遂。不避談笑。不畏蹭蹬抑落。此實區區所長。自乙卯丙辰。始能成文。鄉里小兒。歲時相視爲笑柄。弟固不屑意。乃至辛酉得落卷。開卷則見卷首書一毫不通。觀場則甚八字。卷中橫塗直抹。其意恨不欲殺欲割者。友人勸弟匿勿示人。弟不肯。初未嘗動念也。

莫廷韓秋水雲間人。遺稿。

與徐麓菴

讀來札。知況味亦復未佳。佛氏稱缺陷世界。正須以清涼心地爲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居沽兒爲酒肉死。百不當一。如古之禰衡、衞玠、王訓、李賀。乃可至今悲之。

復璿敏仲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憤憤。每一念至。卒卒欲無明日。

寄歐侖山

赤烏碑經千餘年。已無影響。而六朝已前聞有之。如南中三段石。是皇象書。亦沅江九肋鼈耳。不多見也。故老言今留都通衢。作石板車馬蹂躪者。多六朝古碑。世有陵谷。得還舊觀。不知逮耳目否也。一笑。

又與殷無美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齋頭著述。足銷窮愁。淵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顏始安

諸君其人爲具資斧否.

與客

此卷吾竟不能定.李北海不辨右軍眞贋.此道自昔爲難耳.眉公至耶.天憐吾徒岑寂.使此山樵從天而下.

與王元楨

吳會有莫生.安得楚又有王生.□□□□□□未之唯唯.及見足下論撰.又欲低□□□□□□□莫生何.

與劉與可

二絕婉麗近人.親於覿面.才士類多有情.語不虛也.

與黃望洲

雨中抱鬱.且人境塵喧.悲秋之士.極難爲情也.稍朗霽.西出圖面.不盡縷縷.

與徐文卿

春雨雖佳.恨斷吾相知往還耳.不審齋頭作何事也.旦夕不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

與曹之亭

扇惡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由見其妍也.一笑.

與友人

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洒洒窗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又

月色滿地。爛若塗霜。深更推戶。闃無人跡。良夜勝情。此爲奇絕。

又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彝鼎器。焚香點茶。開內典素書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捉麈談霞外事。

又

東南有武林西湖。是大地中一盆池小景。此地雖鄰城郭。而林水紆廻。溪山清遠。縱遊展紛紛。正如彭蠡大藪。羣鷺翔集。不能爲有無多寡耳。

又

僕平生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張　風雙鏡大風上元人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陶先生曲林館。作三重樓。乃後以此礙上昇。是知吾儒元釋。統尚謙抑。僕卑伏斗室。正如蝸牛窩。丹藥難成。恃以冲舉者。獨此耳。

與張瑤星論畫

此事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快事。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筋。腕中有鬼。都是說見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

與鄭汝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卽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烟村離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卽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董。

與程幼洪

善基者。落落布子。斡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贏。此弈家之善用鬆也。畫亦莫妙於用鬆。疎疎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灑深秀。使人卽之有輕快之喜。

陳　翰字克張長樂人。陳孝廉遺稿。

與薛翥園

木天不能容公耶。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眞可嘆也。

與雪舫先生

章侯詩僅爲較閱不無竄改數字聊效他山之攻昔憨山和尙爲紫柏大師舉火云不意此老這一件賊私還落在老憨手裏翰謂此亦老逢一件賊私也遂不敢輕易放過

稔永仁 閒諧吳門人

與黃俞邰

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司李贛南讀才子書慕聖嘆爲人遣使賫舟車之費往迎之聖嘆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聳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嘆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嘆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卽聖嘆絕命之晨也嘻異矣僕爲之作紀夢詩追悼詩足下和之

薛所蘊 行屋河內人 桴菴稿

與某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爲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讀足下詩益深服乎其情至矣

黃　經濟叔一字山松如皐人

答因樹屋主人

乃公處經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

又

乃公處欲投以書戴笠之誼不可先於乘車遂援筆而止